

俄国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俄国短篇小说选

蒋 路 编 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一 年 · 北 京

责任编辑：陈斯庸
封面设计：张守义

俄国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二一印刷

字数 401,000 开本 787×109 $\frac{1}{2}$ 插页 2

1981年4月北京第1版 9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00,001-42,10

书号 10019·3119

定价 1.65 元

序

在文学史上，先后交替的几种创作方法总是互相排斥，同时又互相联系。完全独辟蹊径，没有本国或外国的前辈可以依傍的作家是很少的。俄国现实主义小说诞生之前，卡拉姆辛和马尔林斯基(1797—1837)已朝着这个方向作过一些探索和准备，为文学增加了表现手段，扩大了表现领域。在体裁的演进上，他们也是先行者。他们以各自的创作和论著，改变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重诗轻文的局面。卡拉姆辛使散文取得同诗歌平起平坐的权利，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算起的整整三、四十年间，他的散文一直是俄国散文的典范。马尔林斯基凭着他那些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风靡一时的中篇小说，获得“散文中的普希金”的美誉。然而由于他们分别使用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方法，他们未能如实反映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只有普希金才满足了这项要求。他一举完成了俄国文学中从诗歌到散文、从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这两个转化过程，这方面的奠基之作是他一八三〇年脱稿的《别尔金小说集》。接着，他又扩大战果，陆续写出《杜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和《上尉的女

儿》。一八三五年，果戈理的《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问世，进一步加强了现实主义小说的阵地。此后经过四十年代，特别是六十年代的大繁荣，小说在文学中占据了支配的地位。高尔基把俄国文学叫做“散文文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俄国小说的最大成就在长篇和中篇。莱蒙托夫、冈察洛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没有留下短篇；其他的小说家多半把写短篇当作副业。迦尔洵、柯罗连科、契诃夫等人崛起之后，在八、九十年代以及本世纪初叶，为了跟上快速的生活节奏，及时报道社会动态，短篇小说比较发达，可是时间毕竟不长，体裁本身也限制了作品的画面和容量。因此短篇远远不能构成一幅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十月革命这九十年左右的俄国全景图。例如，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和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无产阶级的活动，在短篇小说里就没有获得十分鲜明的反映，而这两支力量都曾在俄国历史上造成过伟大的转折。虽然如此，但即使根据我们这个篇幅有限的选本，还是可以看出这九十年间俄国社会和文学中某些实质性的东西。

这个时期，现实主义始终是俄国文学的正宗。九十年代革命运动高涨，浪漫主义一度振兴，但它只是转向更深刻的现实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形色色的唯美派和颓废派企图摆脱现实，却无论如何摆脱不了“自我”这个无可置疑的现实。俄国现实主义作品由于其题材的广度、揭露的深度和批判的强度，在当时欧洲占有重要的位置，不但扭转了俄国

文学长期落后于西欧的状态，甚至在五、六十年代西欧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已经削弱，自然主义倾向日渐明显的时候，俄国作家仍旧保持着他们的凌厉的攻势，一直发展到高尔基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勃然兴起。

俄国是各种矛盾的焦点，其中的封建主义矛盾成了现实主义所抨击的主要靶子。正是这一点，唤起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广大读者的热烈共鸣。

俄国封建势力特别顽强，因为封建主义的对立物资本主义发展得太晚太慢。在欧洲的重要国家中，只有俄国没有经历过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革命使俄国封建统治者感到极大的恐惧和憎恨，但是并没有触动他们的政权的社會基础。一八四八年狂风暴雨席卷全欧，而它的冲击波经过广袤千里的南俄草原，抵达彼得堡时已成强弩之末，除了迫使尼古拉一世连忙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外，没有在他的帝国引起很大的震荡。相反地，在上述的两次大变动中，沙皇居然还有余力转守为攻，派兵镇压国外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在国内，十二月党人起义，前赴后继的农民的抗争，七和八十年代的民粹派活动，九十年代的罢工浪潮，乃至声势浩大的一九〇五年革命，都不曾摧毁罗曼诺夫皇朝。直到英国革命后两个半世纪以上，法国革命后一个多世纪，俄国资产阶级才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勉强取得政权。

封建主义在经济上的一种体现是农奴制。就西欧多数国家来说，农奴制早在十五世纪已基本解体，俄国农奴制则

在同一世纪末叶才形成，到十八世纪下半期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还处于鼎盛阶段，后来虽然趋于败落，却一直延续到了一八六一年。农奴制废除以后，甚至在本世纪初，“俄国整个经济生活（特别是农村经济生活）和整个政治生活中”仍然“充满着农奴制度的痕迹和它的直接残余”^①。农奴制或农奴制残余势力束缚下的农民，一向是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一个核心课题。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民粹派、八十年代初期以后的托尔斯泰都寄希望于农民。从四十年代下半期起，写农民及其压迫者，成了俄国文学的主流。在短篇小说领域内，果戈理的《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木木》、列斯柯夫的《巧妙的理发师》，都属于这一类名篇。

在西欧，君主专制政体通常是在农奴制衰落之后，或者与农奴制的衰落同时出现的。而俄国君主专制在十七世纪下半期形成后的二百多年间，却一直和农奴制或农奴制残余长期共存，彼此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沙皇把政权和教权集于一身，下面设置一大套僵化冷酷的官僚机构，此外还有遍及各处的专制主义流毒，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只有彼得一世等个别君主作了一些改革。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固然不乏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那样的著作，锋芒直指沙皇本人，但更多的是掙击其他各种大大小小的专制

①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见《列宁全集》第16卷，第329页。

统治者。果戈理《外套》中的“要人”、托尔斯泰《舞会以后》中的上校、柯罗连科《阿特一达凡》中的拉特金和阿拉宾、契诃夫的“套中人”别里科夫，都在当时和后代读者的内心激起了对专制主义的愤恨。

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相比是一大进步，然而它不可避免地要带来许多祸害。俄国资本主义起步甚晚，到本世纪初，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只是贵族地主的附庸。它虽然不象它的西欧前辈那么强大，却承袭了后者的全部罪恶。因此，俄国既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又苦于资本主义的必然发展。从斯拉夫派到民粹派，多少思想家尽心穷虑，力图使俄国绕过资本主义道路，可是主观愿望终究抵不过铁的历史规律。西方的前车之鉴和俄国原始积累的现实，提高了作家的认识能力。托尔斯泰早年从贵族立场，八十年代初期以后又从宗法制农民的立场出发，始终对资本主义彻骨痛恨，《卢塞恩》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交锋而已。但首先举起这面旗帜的还是那个“说不尽的”普希金。三十年代初，资本主义的幽灵在俄国出现不久，他就在《黑桃皇后》中暴露了它的凶相。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诞树和婚礼》、谢德林的《顶梁柱》、高尔基的《二十六个和一个》等又作了进一步的揭发。

库普林在《冈布利努斯》里用锋利的钢刀，给我们挑开了俄国的另一个脓疮——随着帝国的扩张和对邻族的征服而愈益激化的民族矛盾。这个问题早已引起文学界的注意。可是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作家大都只把少数民族，主要

是高加索的山民，当作大自然的儿女。他们过着原始的、没有被文明污染过的淳朴生活，不受世俗偏见的束缚，保持着纯真的赤子之心或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相比之下，都市文明的体现者贵族或知识分子则显得空虚而又伪善。库普林本人原先也写过类似的作品。柯罗连科的《马卡尔的梦》发表以后，九十年代有许多小说家和特写作家反映了少数民族的遭遇，并且常常把它同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紧紧联在一起，使这种题材的创作达到了新的深度。库普林也用同样的精神描写了他的《冈布利努斯》中的犹太提琴师。这个民族曾经对人类文明作出伟大贡献，产生过马克思、爱因斯坦那样的旷世奇才，但在俄国却长期处于末等公民的境地，在世界文学中也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从三十年代起，特别是从四十年代的“自然派”即果戈理派起，农民、城市贫民、小公务员等受苦受难的“小人物”成了俄国文学里常见的角色。其中的威林（《驿站长》）和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外套》）出现较早，更为人们所熟悉。后来在文学中正如在实际生活中一样，坚强的平民知识分子（“新人”）和无产者跃居重要地位，“小人物”的意义逐渐降低，但是他们在作品里仍旧占有一定的比重。同时，他们本身的面貌也起了变化，不再单纯是动人哀怜的对象。克鲁格里科夫（《阿特—达凡》）比威林和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有所进步，萨什卡（《冈布利努斯》）甚至勇敢地对迫害者展开了反击。

现实主义文学一方面是客观现实在作家头脑中的反

映，另一方面也是作家本身对现实认识深化和参加变革现实的斗争的结果。现实主义的可贵不仅在于它的真实性，尤其在于它的战斗性。十九世纪俄国的绝大多数古典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和人民解放运动有过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因而遭受了反动政府的搜查、监视、逮捕、囚禁、流放、苦役等政治迫害，一直到上绞刑架（如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这在世界文学史中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我们不必在这里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歌德曾对爱克曼感叹道：“一个德国作家就是一个德国殉道者啊！”这句沉痛的话用在俄国作家身上也许更为贴切。歌德的另一句话的意义更是远远超出了德国的范围：“一般说来，作者个人的人格比他作为艺术家的才能对公众要起更大的影响。”俄国文学的强大的感染力不但来源于它本身的价值，而且来源于这份珍贵的人格力量。具有崇高人格的作家和他们笔下的正面人物，不屑于把庸俗狭隘的动物式的个人生活享受当作自己的最高目标。在他们看来，为了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艰苦奋斗乃至牺牲生命，与其说是一项义务，不如说是一种幸福。契诃夫的《醋栗》、柯罗连科的《奇女子》、迦尔洵的《红花》和高尔基的《伊则吉尔老婆子》，都很能表现俄国文学的这种非凡的气魄和襟怀。

“风格象鼻子：没有两个是同样的。”（肖伯纳）俄国作家自然也有多样的风格。卡拉姆辛的缠绵悱恻，普希金的明朗的忧愁，果戈理的含泪的笑，谢德林的严峻的讽刺，屠格涅夫的哀婉，迦尔洵的沉郁，柯罗连科和库普林的旷达，契

河夫的醇厚的韵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与抗议的呼号相结合的心理描写，列斯柯夫的紧张动人的故事，——确实是林林总总，各有各的特色。同一个托尔斯泰，早期的《卢塞恩》和晚年的《舞会以后》互有差别；同一个高尔基，在写《伊则吉尔老婆子》与《二十六个和一个》时却用了两副笔墨。但是从卡拉姆辛到高尔基，一切俄国大小小说家在作品的情节、结构、语言和手法上都有一个共同点：朴素。他们鄙视浮华靡丽和奇险诡譎，这是同他们的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相契合的，所以高尔基把朴素叫做“真实和美的亲姊妹”。

编 者

1980年9月

目 次

序.....	(1)
苦命的丽莎.....	卡拉姆辛(1)
驿站长	普希金(23)
黑桃皇后	普希金(38)
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	
维奇吵架的故事	果戈理(74)
外套.....	果戈理(138)
白净草原.....	屠格涅夫(174)
木木.....	屠格涅夫(201)
圣诞树和婚礼	陀思妥耶夫斯基(242)
顶梁柱	谢德林(253)
卢塞恩.....	列夫·托尔斯泰(299)
舞会以后	列夫·托尔斯泰(332)
巧妙的理发师.....	列斯柯夫(346)
红花	迦尔洵(379)
奇女子.....	柯罗连科(401)
阿特-达凡	柯罗连科(427)

苦恼	契诃夫 (488)
套中人	契诃夫 (497)
醋栗	契诃夫 (515)
宝贝儿	契诃夫 (529)
冈布利努斯	库普林 (546)
伊则吉尔老婆子	高尔基 (582)
二十六个和一个	高尔基 (615)
作者简介	(635)

苦命的丽莎

卡拉姆辛

在莫斯科居民里也许就没有人象我那样熟悉这个城市的四郊，因为，没有人比我更经常到田野里去，没有人比我更经常信步漫游于草地和松林，山坡和平地之间，漫无目的，毫无计划，走到哪里就是哪里。每年夏季，我都可以发现一些新的佳境，或在旧地重游中发现新的美景。

但，最令我神往的是矗立着西蒙寺阴郁的哥特式高塔的地方。站在这座山上，向右，几乎可以望见整个莫斯科，这屋宇与教堂群集而成的庞然大物，看起来就象是一座宏伟的古罗马斗技场；这是一幅多么壮丽的图画啊，特别是当太阳照亮它，当夕晖燃烧着它那无数金色教堂圆顶、无数高入云霄的十字架的时候！山下是一片茂盛的、绿油油的、百花盛开的草地。草地的尽头，黄沙地上流着一条闪闪泛光的河，河水或是被渔船的轻桨打起波浪，或是在驳船的舵下轰轰作响；那些驳船是从俄罗斯帝国最肥沃的地区驶出，给贪婪的莫斯科运送粮食来的。在河的对岸，可以看见一座桦树林，树林旁边牧放着大群的牲畜；牧童们坐在树荫下，唱着纯朴而悲怆的歌儿，来消磨他们觉得是如此单调的漫

长的夏日。再远些，在古榆的丛绿中，闪耀着金顶的达尼尔寺；更远些，几乎已到地平线边上，是青葱的麻雀山。左方则可看见广阔的、种着庄稼的田地、小树林、三四座小村落，再远就是柯洛明镇和它那座高大的行宫了。

我常到这地方去，并且几乎总在那里迎候春的到来；但，在阴郁的秋日，我也上那里去和大自然一同发愁。在废寺的院子里，在长满深草的墓地间，在僧房的黑暗甬道里，风可怕地号叫着。在那里，我凭靠在塌圯的墓石上，倾听着被远古的深渊吞没了的时代发出的呻吟，我的心就会不寒而栗。有时，我走进僧房，想象着曾在里面居住过的人们，——那是些多么凄凉的图画！这里，我仿佛看见一位白发老人，跪在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前，祈祷上苍早日解脱他现世的枷锁，因为在他的生命中，一切欢愉已经消逝，除痛楚和衰弱的感觉外，一切感觉已经死灭。那里还有一个童僧，带着惨白的脸，用痛苦的眼光通过窗格望着田野，看见在广阔的天空中自由飘翔的快活的小鸟，看着看着，他不禁流出辛酸之泪。他苦闷、衰颓、日渐憔悴，最后，一阵凄凉的钟声向我宣告了他的早夭。有时，我在寺门上细看曾经发生在这座寺院里的种种奇迹的图画，那边，天上落下许多鱼来，给被无数敌人围困的寺院居民充饥；这边，圣母的圣像使敌人溃逃。这些故事使我对祖国历史的记忆焕然一新——我所说的祖国历史是残忍的鞑靼人和立陶宛人用火和剑蹂躏俄罗斯的京郊，不幸的莫斯科象一个无人保护的孀妇，只能等待上帝来帮她度过大难的那些时候的悲惨

历史。

但是，最吸引我常到西蒙寺去的则是对于丽莎、苦命的丽莎的悲惨命运的追怀。啊！我是多么怀念那些使我感动、使我抛洒缠绵凄恻之泪的往事啊！

离寺院七十俄丈^①，桦树林旁，绿色草地中间，有一座没有门窗、没有地板的废圯的茅屋，屋顶早已朽坏塌落了。三十年前，这茅屋里住过美丽的、动人怜惜的丽莎和她的老母。

丽莎的父亲又勤快，又会种地，日子过得很俭省，是个相当富裕的农人。但他死后不久，他的妻子和女儿就穷困下来。雇工手懒，不好好耕作，庄稼也就不再丰产了。她们只好把自己的田地租出去，但得到的租金极少。加之，这可怜的寡妇自从丈夫死后眼泪几乎没有干过，——农家人也懂得爱啊！——她一天比一天衰弱，终于完全不能劳动了。只有丽莎一个人（父亲死时她才十五岁），只有她一个人日夜地干活，不顾自己那么幼小，也不怜惜自己罕见的美貌；她又织布，又编结袜子，春天摘花，夏天采莓子，拿到莫斯科去卖。善感的、慈祥的老妇人，看见女儿不倦地干活，常常把她抱在微弱地跳动着的胸口上，称她是上帝所赐的恩惠，是奉养自己的孝女，是晚年的安慰，并且祷告上帝，祈求上帝对她为母亲所做的一切给予她应有的赏赐。

① 一俄丈约合二·一三四公尺。

丽莎说：“上帝给我一双手，是要我干活的；我小的时候，是你用奶喂我，抚育我，现在该轮到我来伺候你了；你再别老是伤心，再别痛哭吧，我们的眼泪不能使爹爹起死回生。”

但是，柔情的丽莎也常常不能忍住自己的眼泪——唉！她记得，她原是有父亲的，可是他已不在了；但是，为了安慰母亲，她只好竭力把自己心里的悲痛掩藏起来，装出平静快活的样子。

伤心的老妇人回答说：“到了另一个世界，亲爱的丽莎，到了那一个世界我就不哭了。听说，在那个世界里，人人都快活；等我见到了你的爸爸，我一定也会快活了。不过，我还不愿意现在死，因为没有我，你怎么办呢？我把你交给谁呢？不行，先得请求上帝给你找一个安身的地方！也许，不久就能找到一个好人。到那时，我就为你们俩，为我亲爱的好孩子们划十字祝福，然后无牵无挂地躺进润湿的土地里去。”

丽莎父亲死后，差不多两年过去了。草地上开满鲜花，丽莎就摘了些铃兰花拿到莫斯科去卖。她在街上遇到一个服饰华丽、模样悦人的年轻人。她把花递给他，自己羞得满脸通红。

“姑娘，你是卖花的吗？”他含着微笑问。

“我是卖花的，”她回答。

“你要卖多少钱？”

“五个戈比。”